

活着 是敢哭 是敢笑 是敢怒
是自由



ひとり暮らし

目光邂逅容颜，肉体邂逅肉体，心灵邂逅心灵。我希望自己快活地老。



[日] 谷川俊太郎 著
高伟健 译

一个人生活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ひ と り む ら し

一个人生活

[日] 谷川俊太郎 著
高伟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生活 / (日) 谷川俊太郎著；高伟健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404-8878-9

I. ①—… II. ①谷… ②高… III. ①散文集—日本
—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8102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2018-323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HITORI GURASHI

Copyright © 2001 Shuntaro Tanikaw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oshi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oshisha Co.,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And Eric Yang Agency.

上架建议：文学·散文集

YI GE REN SHENGHUO

一个人生活

作 者：[日] 谷川俊太郎

译 者：高伟健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 任 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毛闽峰 李 娜

特 约 策 划：李 颖 雷清清

特 约 编辑：王 静

营 销 编辑：杨 帆 周怡文 刘 瑞

版 权 支 持：金 哲

封 面 设 计：利 锐

版 式 设 计：潘雪琴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134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878-9

定 价：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Contents

我	001
木瓜树	002
余裕	007
恋爱是一件小题大做的事	011
熟悉的歌	016
没有路的路	019
随性	023
葬礼考	027
风景与音乐	031
昼寝	035
停驴场	038
以看待土豆般的眼光	043
翘望春天的书信（前略）	047
遇见自我	050
老收音机的『怀旧』	054
通信、汇款、读书、电视剧， 以及工作	058

老年痴呆症母亲的来信 064

单纯的事、复杂的事 068

内在的口吃 076

不着边际 078

十吨大卡车来了 081

我的生死观 087

五十年之岁月 092

我的『生活方式』 097

一个人生活之辩 105

遵从自己的身体 108

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 112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 116

说文解字 119

空 120

星 123

朝 126

花 129

生 132

父 135

母 137

人 139

谎 142

私 145

爱 150

某一天 153

三月二十九日 (周日)	217
五月二十一日 (周一)	223
六月一十九日 (周四)	228
七月二十三日 (周日)	232
八月二十日 (周日)	236
九月二十四日 (周日)	240
十月七日 (周六)	245
十一月三日 (周五)	250
十一月十五日 (周五)	255
十一月二十一日 (周一)	259
后记	265
十一月十二日 (周日)	204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八日 (周一)	208
一月十九日 (周六)	213

我

一人暮らし

木瓜树

我的姨母名叫花子，是个十分俊俏的美人。她的丈夫名叫正，是过继到花子家的童养婿，生得也是十分英俊。不过，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两个总是病恹恹的，生前大半辈子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姨母年轻时得过肾结石，大夫都说这病没救了，可姨母硬是跟病魔斗争了好多年，周围人都说姨母有股天生的倔劲儿。姨夫也染上过结核病，不过病情并不要紧，加上他天生心细，处处留心注意，所以姨夫最后活到了七十多岁。

我的外祖父，也就是我母亲和姨母的父亲，名叫长田桃藏，是政友会的国会议员。不过，外祖父的心可不在政治上，一年到头净搞些奇奇怪怪的投资。战时为了避难，我和母亲曾搬到外祖父置办的位于京都淀城的宅子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喜欢摆弄各种机器，所以当我在杂物间里发现一台废弃的小型发动机时，我高兴得又蹦又跳。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要把那台发动机用在何处。

大人们总是教导我说：“你能活着，都要感谢你的外祖父。”据说，这是因为我的父母在最浓情蜜意时结了婚，压根儿就不想要孩子。眼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就要一命呜呼的时候，外祖父突然说想抱外孙子了，所以我才侥幸活了下来。我还听说，我母亲剖宫产生我时，我父亲正在医院的走廊里玩当时正流行的悠悠球。

生下我以后，母亲的心思就全被我勾走了。母亲对我十分疼爱，但顾及我是独生子，怕我养成娇生惯养的坏毛病，所以常常比较收敛。相比之下，我的姨母就更加疼爱我了。因为没有孩子，她恨不得把我含在嘴里。还记得小时候，我故意把口水流在姨母的手掌上，可她却把我的口水舔得干干净净，当时我见到姨母这样做还恶心了好一阵儿呢。

外祖父的大宅子坐落在淀城的护城河边，从城外只需穿过护城河上的小桥就能到达。战争时期，外祖父把宅子的一半都拿来出租了。后来听说，当时掌管宅子的好像是外祖父的小妾还是什么的。至于这个女人什么样，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很纳闷，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整天戴着假发呢？除此以外，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印象了。后来，由于大宅子维持不下去，我和父亲又住在东京，所以战争结束后，姨夫和姨母就来到东京，在东京租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在当时看来十分时髦的轻型钢结构住宅。

搬家的时候，姨夫带来好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因为喜欢园艺，姨夫拿来好多花盆、铲子、锄头、铁锹之类的老物件。除了这些，不知为何，姨夫还带来好多棚板。当然了，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什么痰盂、便桶、夜壶，也都不忘带过来。而姨母则带了好几个糊着水牛皮的中式箱包、柳条箱和躺柜，里面装的都是些白绸布、衬领、丝绵之类的东西。

在东京的这段时间，姨夫把精力全都花在了理财和疗养上。而姨母则帮忙照看起了孩子。妻子说姨母对儿子和女儿太溺爱了，就跟当年对我一样，再这样下去孩子可就被惯坏了，于是便在我们家和姨母家之间竖了一堵竹篱笆墙。

前些天收拾了一下姨夫和姨母的衣柜，光旧相片就装了满满两大箱。还有一些写在和纸上的户籍证明之类的东西，不过由于我学识浅薄，根本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因为儿子搞音乐，所以姨母生前常常弹奏的三味线也就归了他。

姨夫在自家的阳台下种了几株木瓜树，以前淀城的宅子里也有这种树。木瓜的黄色果肉黏黏的，有种独特的香味，需要用勺子挖着吃。父亲虽然对姨夫的园艺爱好不感兴趣，但对这木瓜却是情有独钟。姨夫去世以后，这些木瓜树就再也没人打理了。虽然枝叶还是那么茂密，可还没熟的果子却落了一地。我想，这些果子也只有鸟儿会吃了吧。

(*OMC*^①, 1987.10)

① *OMC*: 此处疑为转载此文的刊物名称，具体译名不可考。——编者注



余裕

“余裕”开始不时出现在广告词中也就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现在，日本人的生活有了余裕，也敢谈余裕了，这是我们勤奋拼搏的结果。有人认为，从四个半榻榻米大的小房间搬到大公寓里，住十二个榻榻米大的卧室就是一种余裕，这也不无道理。

但是，一想到房贷还要交给儿女偿还，是不是觉得就连花大价钱购置的皮制睡椅也不是那么舒服了？眼前空间上的余裕未必能让你的心也变得豁然。当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

是被余裕这个好听的词给骗了的时候，余裕本身也就瞬间消失了。

要想心中有余裕，必先经济有富余。想必有很多人赞同这种看法。但是，经济上有了余裕，心中就一定有余裕吗？想想，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也有这种看法，不要觉得自己伪善，或许这只是一种自然的心理。

曾经看过一个讲述因纽特人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的故事。当因纽特人在茫茫冰原上寻觅食物时，如果食物耗尽，老人便会主动留在原地，而其他人则会抛下老人继续前行。这样的老人看起来与“余裕”没有半点儿关系，但是，为什么又觉得他们面对生命的态度，或者说面对死亡的态度中，有种从容和淡然之感呢？

一个是腰缠万贯，时刻担心财富付之一炬的大富翁，一个是一穷二白，浪迹于田野路边的懒汉，这两人谁更从容自在？想必有很多人认为是懒汉。但真的让你去当懒汉，肯定谁都不愿意。当今社会的人们被物质和金钱这一对镣铐牢牢禁锢着，好像没有这些，余裕也就无从谈起一样。事实上，这不过是深谙其道的商家抓住了人性中贪得无厌的弱点，从而营造出的假象罢了。

要想变得从容、淡然，必先获得空间上的余裕。如果心中不畅快，时刻感觉自己处在高峰时段拥挤不堪的电车里的话，是无法体会余裕之感的。至于内心因何烦乱，欲望也好，情感也罢，思绪也好，信仰也罢，只要内心被填满，没有丝毫挪动的空间，就会有种透不过气的压迫感。而且内心一旦被束缚，人就会丧失活力，也无法与他人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世上既有怎么都恨不起来的恶人，也有怎么都喜欢不起来的好人。虽然表面上我们以善恶对错来判断是非曲直，但事实上我们心里清楚得很，人心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可不是以一两个既定标准去衡量世间万物的。我们害怕成为某一价值观的忠实拥趸，即使这种价值观百利而无一害也不行。

当内心留有余地，哪怕一丝缝隙时，心中就会产生一种东西。这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与互相纠缠的情感和思绪并存，能使紧绷的情感和思绪有所松动。也许这种东西也是情感和思绪的一种，但它每次又会让即将凝滞下来的情感和思绪重新活跃起来。这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余裕。

相对于人类居住的地球，余裕就好比宇宙中的真空地带。相对于人生中的一个个瞬间，余裕就是一种永恒。它是心外之心，是抛开内心的束缚，从外部审视自己的眼睛。所谓的

轻松幽默的心态，便来自内心的余裕。

如果这就是真正的余裕的话，那么余裕也就无关金钱和物质的多少，也无关信仰虔诚与否，更无所谓你有怎样的价值观，接受过怎样的教育。当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开始用是否有余裕而非其他标准去衡量世界时，我们的判断才会更加深刻而有意义。当然，我也希望这种判断本身也是有余裕的。

(《日本经济新闻》，1988.7.5)

恋爱是一件小题大做的事

最初的时候我被孕育于母亲的子宫里。我的身体和母亲的身体是融为一体。这种愉快舒适的感觉，想必至今也难以磨灭，依然作为一种潜意识，潜藏在我的身体里。我虽然脱离了母亲的子宫，拥有了自己的身体，但是这副躯体却时常想回归母亲的子宫。我就这样跟母亲撒娇。

母亲在作为人的同时，也意味着自然本身。当我看着阳光照射下闪耀着的平缓温柔的山丘时，当我踏入散发着鱼腥味的海水里时，当皮肤的毛孔感受着微风舔舐时，当我用赤